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27
10



文庫 17
W127
10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目錄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江夏 程 封

高邑 張拱乾 參定

為閩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為夔府

栢都督謝上表 為遺補薦岑參狀 奉謝

口敕放三司推問狀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

殘寇形勢圖狀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

五首 唐興縣客館記 雜述 秋述 說

杜工部文集 卷之二 目錄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90175

早 東西兩川說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
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 祭遠祖當陽君
文 祭外祖祖母文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
文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唐
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唐故范陽太
君盧氏墓誌銘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目錄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為閩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續添 廣德元

年作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自海隅萬里百
姓感動喜王業再康一作造 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
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
輸異於曩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歛則殷部
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



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頗有亂常

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

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事在廣德元年成都已不安矣楊

琳師再脅普合楊琳即楊子琳通鑑永泰元年瀘

再脅普合其事未詳唐書顯顯兩川不得相救百

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

按蜀州舊言通典通志俱屬劍南東道新書屬山

南西道也云本州山南所管與新書合唐書方

鎮表廣德元年升山南西道防禦守捉使為節度

使尋置為觀察使領梁洋集壁等十三州治梁州

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

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

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

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

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

為之臣竊恐蠻■得恣屠割耳寔為陛下有所痛

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

矣陛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

為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

臣舊德智畧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獲於蒼黃之際

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一作賦於當時扶泥

塗於已墜今本之際以下二十三字誤在後鎮撫不缺句之下整頓理體竭

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

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

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聲

援是重斂之下免出一作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

矣按東川與山南接壤山南既增節度東川兵馬便可并付西川減省幕府繁費高適奏請罷東

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意亦與公同也必以戰伐未息勢

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

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眾望也 特章梓州要為東川留後故云

於所守分一作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

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已伏惟明

主裁之勅一作又天下徵收放文減省軍用外諸色

雜賦名目伏願省之又省之劍南諸州亦困而復

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闢一作壺以仗賢

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

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

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大戎叔擾臣素知之臣之

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註見

詩集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唐書鄯州

注度四月河一百十里至多彌國同謀誓眾於前

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

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

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

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相見無日

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

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

竭間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測之

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

聞諸道路云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唐書廣德

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

關八月寇奉天武功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

敗形一作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栢都督謝上表栢都督注見詩集

臣某言伏見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隕

越策驚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

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
 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
 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營
 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頻一作階級
 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
 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問之以樂業均之以賦
 歛終之以敦勸然後罪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
 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
 之人庶古之道內救孽禍外懷師寇上報君父曲

盡一作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日灰粉

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
 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
 謹遣某官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
 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上
一作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
 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

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

薦等狀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游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暉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本傳甫與房瑄為布衣交瑄以

客董庭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救之得

解按唐書韋陟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瑄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諫之觀此則當時論救者不獨一張鎰矣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許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

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

臣愚懇赦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

誠蔽死罪死罪臣英華有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

實從間道獲謁一作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遏猥

廁衮職願少禪補竊見房瑄以宰相子瑄父融相武后唐書

宰相表長安四年十月懷州長史房融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宗即位除名流高州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眾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况畫一保泰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唐劉商胡笳曲序蔡文姬善琴能為離鸞別鶴之操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為十八拍今胡弄是也李肇國史補董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遊瑄門下有口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不垂而志氣挫衄望陛下棄鄙

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華英作本竟闕於再三

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義郎行在一本無在字左拾

遺臣杜甫狀進

錢箋一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為房瑄所昵數通賂謝為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遊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

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體和撫弦韻聲可感鬼神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予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為相豈能遽絕哉又賦謝之事吾疑諸瑄者為之而庭蘭朽耄豈能辨釋遂破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愠色唐人有詩云七條弦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千載而下為庭蘭雪此惡名自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謬兼可以補子美之闕矣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

聚苟活之日久

通鑑至德二載冬十月廣平王入東京安慶緒走保鄴郡諸將阿史

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

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感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

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項

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史思明

囚阿史那承慶等遣其將寶子昂奉表以所部十

三州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

以所部來降思明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子朝

義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

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實為平盧

兵馬在賊左脅

唐書方鎮表開元五年營州置平

鑑至德二載安東都護王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

襲殺偽平盧節度徐歸道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

以葦筏渡海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賊動靜乏

安下之平盧在幽燕之東故曰左脅

一作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

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畧河縣草竊秋成臣

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

唐書鄆州隋

屬河南通鑑至德二載一月靈昌太守許叔冀

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乾元元年八

度使公作狀時叔冀尚未鎮滑濮故曰軍鄆州

西北渡河先衝收魏

唐書魏州漢魏郡元城縣屬河北道時為安慶緒所

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

銳殷仲卿孫青漢等軍

李銳上元初領淮西節度副使殷仲卿上元初自

州刺史領淄沂倉德棣等州節度使孫青漢無考

博唐書貝州隋清河郡博州隋武陽郡之聊城縣俱屬河北道

賊之精銳撮之

壯工部文集卷二

九

相魏衛之州

唐書相州漢魏郡衛州隋及郡俱屬河北道

賊用仰觀

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

北庭等軍

通鑑乾元元年八月朔方節度使齊子義請行營三月鎮西北庭行營節度

使李

業渡沁水

取相衛賊若廻戈距我

李臣又請郭當作郭

口祁縣等軍

在祁郡都督府郭口疑在其境通鑑

郭鄆縣西蓋即壺關之險也舊

山祁縣本漢縣并州太原府

兼領澤路

山風馳

嵐風馳

嵐城縣

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炆等軍

時李廣琛為

魯炆為淮

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

唐書黎陽屬

西節度使

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

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於王師必

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罰符罪未精慎固之守

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

圖如狀伏聽進止

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唐六典

歲貢人其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試雜文
兩首策時務五條 時公貶華州司功參
軍

問英華有古
之二字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

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之用給郊廟宗社

一作郊
社宗廟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

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

興之洪業於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於下而

東寇猶小梗謂安慶
緒末年率土未甚闕總彼賦稅之獲

盡贍軍旅之用英華有
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

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

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子等以待問

之寔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

渴救傲之道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一作
道在此

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輜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

宮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

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通輦轂潼
關

在華州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

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一作色况軍書未絕

王命急宣插羽先翥於騰鷹薛道衡詩插羽夜徵兵敵帷不

供於埋馬禮記敵帷不棄為埋馬也豈芻粟之勤獨爾寔驂駢

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

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

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主客合宜間

聞罷杆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英華作佳

論當閭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英華注云名賢策問作啓關之理

疏奠名賢策問作鑿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

力溝洫有國作為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

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唐書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

因石渠會瀾澶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又賴此而

寶三載韋堅開又有永豐倉有臨渭倉

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

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

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繕雖遠

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

使徵茲水工議下淇關之竹更鑿商顏之井漢溝志

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捷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水貫以絕商顏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澄城商顏商山之顏也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

空荷成雲之鍾復擁填淤之泥溝洫志荷鍾成雲決渠如雨填淤

注見詩集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

致或闕矣矧夫人烟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

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論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

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左傳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而還樂伯

日吾聞致師者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靡旌驅疾也掉正也況寇猶作梗兵不

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曙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

息灞上之管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一作

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

鬪亭午放其庸一作保課乃菽麥以為尋常夫悅

以使人是能用法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英華未

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左傳齊侯使連稱管

日及瓜而代趙盾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

桑之餓 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敬授人時十六升
日唐侯者已昔舜帝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
王三十登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
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
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
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之聖
哲未有不以君倡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
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仁一作紳孝之聖樹非

常之功內則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憚憚然
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
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
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兵將雲合淇上之
捷書日至注詳流兵馬二三子議論弘正詞氣高雅則
遺侵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
於堯舜降及英華作元輔必要之於英華作夔皋
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羲皇之上自古哲
王立極大臣為體眇然迥途利往何顧英華作何往不顧

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

第哉頃之間孝廉一作秀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

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末以徵事曷成凡例

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

於量資幣權子母國語景王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

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

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大小刑之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子輕

也其輕少代復改鑄或行乎前偷羨後契刀漢食

牛故為子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如淳曰如偷

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如淳曰如偷

文曰契刀五百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

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

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管子使萬室之邑必

萬千室之邑必有千荀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

鍾之藏藏鍾百萬漢書列傳田千秋代

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劉屈氂為丞相封富

民侯食貨志乘弘羊為治粟都尉領是以英華

大農代孔僅幹天下鹽鐵賜爵左庶長是以作亦

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寶不敏仁遠乎哉

唐興縣客館記唐興注見詩集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

杜工部文集 卷二 左

惇獨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一各
於官屬於羣吏於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
惟賓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客一作四
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成曰誕
事至濟厥載則達觀于大壯作之開闔作之堂構
以承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
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旁序開發洩霜露潛靜深
矣步欄復一作雷萬瓦在後匪丹腹爲實疎達爲
迴廊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

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
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
工亦無置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井
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
焉某無以粟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
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贊
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
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
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

於館之醯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廩
 君豈為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
 自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
 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燕暇忽生何以為之是道
 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杜之朋友歎曰美哉是館
 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本
多府君之德也解署之福也二句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
 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
 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一作千一百八十

八杜氏之老記

漢律歷志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

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蜀藝文志云此篇疑有

誤關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
 為賢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按史孔巢父少與韓
陶馮憲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準李白裴政張叔明
此云張叔卿豈即張叔明邪二才士者聰明深
 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問不已任重致
 遠速於風颺也是何向日薰黑嘗不得飽飯喫會

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
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汝未之知也由天乎有
命乎雖岑子薛子岑參薛據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
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
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
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
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
泰山冥冥崑崙以高泗水潏潏彌以清悠悠友生復

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秋述

年譜天寶十載公年四十此云四十無位當作於其時

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
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
不入州府而楊子雲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褻近
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
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未詳
人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
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

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
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一本無此字文章則子游
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
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
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
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京人怵惕筆札
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
無述而止

說旱

原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
奉此說寶應元年作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

雩一本有謂字

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

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

月不雨

一本有月字

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

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

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

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

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

去聲

者又已革削矣

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

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
 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
 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
 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成都華陽及府繫為始管內
 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
 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眾人之望也隨時之
 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
 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
 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

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
 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
 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
 以為至仁之人當一作常以正道應物天道奚近一作
天道去人不遠

東西兩川說

續添 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

聞西山漢兵

西山注 見詩集

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

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
 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

侵掠唐書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西北與吐蕃接

天寶後臣吐蕃印雅子弟不能獨制唐書印雅二州俱屬劔南道雅州為下都

督府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憑陵本自

足支也摧量西山印雅兵馬卒畔援形勝明矣頃

三城失守三城注見詩集廣德元年陷於吐蕃罪在職司非兵之故

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

於其世襲刺史舊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松維

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馬雅州都督一十九州並生羗生獠羈縻州天寶已前歲時貢奉又黎州

統制羈縻五十五州皆徵外生獠松州都督羈縻二十五州皆招撫生羗此云世襲刺史當即羈縻

州如今之土官也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一作漢卒偏裨將主之

恐備吐蕃在羗漢兵小昵而躐鄰隙道之矣况軍

需不一本無需不二字足姦吏滅刺未已哉愚以宜一本無宜

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罰申

其哀恤致其歡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

人意而優勸一作勤旬月大狹洽矣仍使兵羗當作羗兵

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

不得使八州都管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

是羗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

落之議於中肆予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
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遇雪嶺之西哉此羌俗
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
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已由策嗣羗

王關王氏舊親

舊唐書貞觀元年左上封生羗酋董屈占等舉族內附復置維州威

亨二年刺史董弄招慰生羗置小封縣又貞觀十五年西羗首領董周貞歸化置徽州又貞觀二十年松州首領董和那蓬固守松府特置當州以蓬為刺史子屈窮襲又顯慶元年生羗首領董係比內附乃置悉州以係比為刺史又開元二十八年析維州置奉州以董宴立為刺史天寶元年改為雲山郡又改為天保郡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馬使嗣歸成王董嘉俊歸附乃立保州以嘉俊

為刺史此云嗣羗王疑即嘉俊也時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上云今城失矣襲王如

故以此知其為嘉俊也 王氏疑即 西董族最高王承訓時沒吐蕃見巴蜀安危表

諸董之中西董最 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

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哉縱一

部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叩南

不足憂 叩南注 八州之人願買勇復取三城不日

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了將 一作明 正色遣之獠

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

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為之
 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
 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
 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
 而還貸一作其地豪俗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士
 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
 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祗與兼并
 豪家方田耳但一作均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
 供王命下安疲民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蜀仍禁

一本無此豪族以下十字豪族受貨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

約富家辦而貧家創夷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

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一本無縣官長手下哉

村正雖見面一作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

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

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一作權在進退聞上而

已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乙天

尊圖文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

為飛仙之主長安志羅漢寺在萬年縣南

六十里終南山石鱉谷有羅漢石洞三舊

圖經曰本唐紫微宮天祐初為寺今云紫

微仙閣殆即紫微宮也隋書眾經或言

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

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共疑之

石鱉老

長安志石鱉谷在萬年縣西南五十五里

龍放神乎始青之天

雲笈七籤三天者清微天禹

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氣始青靈寶君治上清境

即禹餘天也其氣元黃神寶君治太清境即大赤

天也其氣玄白洞玄本行經五靈玄老君

者玄皇之胤太清之胃生於始青天中遊日乎

浩劫之家

浩劫注

冷冷然御乎風熙熙然登乎臺

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

蜀都賦結陽

見龍

虎日月之君

茅君內傳句曲山有神芝五

巨於陳

梁塞於高壁骨者鬣者哲者黝者視遇之間若嚴

寇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

清靈真人裴君

傳仗青鹿之節

綠輿駢然

雲笈七籤三道秘言太

諸紫微宮仙官泊鬼官無央數眾

西陽雜俎鬼官有七

千真靈位業圖鬼官楚嚴公

陽者近陰者遠俱浮

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之尊端拱侍

衛之內於天上最尊矣已而左玄之屬吏

左玄君

清宮

三洞弟子某

雲笈七籤三洞者洞言通也其

二洞玄第三洞神天寶君為洞真教主靈寶君為洞玄教主神寶君為洞神教主靈寶經日序元嘉十四年三洞弟子陸修靜敬示諸道流云云進曰經始續事景福殿賦今共工使作續善曰續讀曰繪凡畫者為繪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

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概帝君救護之慈朝音拜之功曰若

人存思我主繇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謂老君嘗為周柱下史柳氏今繼其後獲隱默乎忍塗炭乎

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乙之威神於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於上玉京之用事也

於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於上玉京之用事也

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先生藐然而一作

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水是畢弋鉤罟削格之智生莊子注削格所以設羅網者是機變繳射

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呼嘯流血不乾

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貊卒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氏中央氏

尊盧氏一本無此三字葦結繩而已因提紀容成氏傳八世中央氏尊盧氏俱

見史記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賢主趣

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蕩崩蹙數千古哉

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

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

患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

勅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

以此馭賊臣惡一作愚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

下洵洵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嗶嗶之

意種種嗶嗶俱見莊子是巍巍乎比闕帝君者肯不乘道服

卷黑簿注見上清宮賦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搜神記北邊坐人

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十注生北斗注死凡與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

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辭

畢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卻走不

敢貳問

祭遠祖當陽君文續添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

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

將軍當陽成侯之靈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襲祖

豐樂亭侯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
軍事孫皓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年六十三卒追
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初陶唐出自伊祁史記索隱

氏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晉書

內七年損益萬機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預在

荆州因蘇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
正見一大蛇垂頭預在

而吐問者異之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

智名克彰晉書襄陽謠曰後世無叛繕甲江陵侵

清東吳晉書太康元年預進攻江陵克之沅湘以

羣帥徑進秣陵所建侯於荆邦於南土河水活活

過城邑莫不束手水經注孟津亦曰盟津晉陽秋曰杜預

造舟為梁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晉書

預以孟津渡時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

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

也也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橐隸躬親晉書

思典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預耽

家譜第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鳴呼筆

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晉書預先為遺

郎嘗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夫云是鄭大

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冢居山之頂四望局遠

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

也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珍寶也山多

羨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

工巧也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

為將來兆域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雖不比邢山

然東望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情之

所安也故遂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

之靜思骨肉悲憤心胸峻極於天神有所降不毛
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側賣切仲多藏之
戒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
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
以采蔡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壯皆切列孫嗚呼
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祭外祖祖母文 續添

維年月日外孫榮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
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

房一作祭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

知使鄧伯道無兒 魏舒傳舒字陽元 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元陽當作陽元 緬惟夙昔

追思艱窶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

門注詳舒國則府君之外父錢箋舒王元名高祖

子直俱為丘神勅所昭繫詔獄元名坐遷利州尋

被殺神龍初詔復官晉贈司徒日府君之外父者

蓋舒國為府君外士父也於贈李義詩可考 聿以生居貴戚釁結在豎

雖伏單棲雄鳴折一作羽憂心慄慄獨行踽踽悲

夫逝今本缺景分飛忽聞於鳳凰咄彼讒人有詞

何今本缺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遘禍我母起之

下室謂下請深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今本

字布裙屏屨提餉潛出昊天不備退藏於密久成

凋瘵溘至終畢蓋乃事存於義陽之誅名播於燕

公之筆錢箋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越王貞敗慎亦

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惛等五人垂拱中並遇

害中與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口初承昌

之難王下河南獄如錄司農寺惟有崔氏女屏屨

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頽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

為勤孝按碑則公之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

故曰紀國則夫人之門又曰名播於燕公之筆也

公母崔氏此有明徵范陽太君誌稱冢婦盧氏其

為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又載義陽二子醜在

雋州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陪芳

啼號抱遠乞代已死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

稱為死悌季子行休泣血上請迎喪遠裔至孝潛

通精魄昭應新書又載紀國之女適太子司議郎

裴冲將王死嘔血數升絕膏沐者二十年王既歸

葬一慟而卒中宗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勤孝孝

悌萃於一門未有如紀國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

之盛者也余是以詳著之

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不

如所愛豈無舅氏不如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輝

漸積一作相勗若諸造微幸遇聖主顛發清機以

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烟

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清一作

天春草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

木二部文集卷之二
頃盡血下相續者矣撫奠遲迴痛心依屬庶多載
之灑掃循茲辰之軌躅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房瑄事詳詩集注

維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尊鯽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樸既散聖人又沒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克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

干紀烟塵犯闕王風宸頓神器圯裂關輔蕭條乘

輿播越太子卽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

趙次公曰小臣二語蓋謂李輔國也

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

一作挫

直詞空聞泣血時遭殺診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

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折

貶官厭路讒口到骨

讒口謂肅宗入賀蘭進明之謫惡瑄貶之事見唐書本傳

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濶遠元精茫昧偶生賢

達不必際

一作濟

會明明我公可去時代賈誼慟哭

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

外後事所委不在卧内因循寢疾顛顛無悔矢死

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既折安仰翊戴地維則絕安

放夾英華作挾載豈無羣彥我心怱怱不見君子逝水

滔滔泄涕寒一作塞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

操撫墳日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唐書瑄子孺復終容州刺史

無作爾勞歛以素帛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

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悒州府

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嘆罕聞知已曩者書札望

公冉起今來禮數為態至此先帝松栢故鄉粉粹

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罷

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

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

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勲城邑

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氤氳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

致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

哉尚饗

唐詩紀事司空圖曰子美祭房太尉文
太白沸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黃曰碑云自我

之西歲陽載紀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寶四載乙酉為歲陽載紀矣碑當立於是年也東觀餘論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碑未云云若其葬年所作豈得稱白頭稽阮與塋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闕然則其立碑蓋在薨後十年非皇甫墓時也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

可稱傳一作存乎舊史帝王世紀黃帝四妃生子二十有五入帝嚳四妃生稷及

堯及契然則其義隱其文畧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

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口字口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嵩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級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父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輔伐宋司徒皇父帥

師禦之祗班御皇父充石注則其宗可知已夫其

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藏

緒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也年二十始

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

作不應自稱玄晏先生後卒於家按謐撰帝王世

紀十卷年歷六卷故曰刊正帝圖也則其

家可知已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

蕭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禮記玉氣如

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注見詩集曾祖烜皇朝宋

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

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

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於胎教

列女傳太任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故

不出傲言洩於豕牢而生文王君子謂能胎教

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玄宗紀開元元年十一月

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羣臣豈易其容止法度

哉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告良家女擇視可否充

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

月鮮白美玉處石崖津潤澤三輔決錄孔融見韋

日不意雙珠生於老蚌吳都賦蚌蛤珠胎與結禱

月虧全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後漢皇后紀諡六

貴人金印紫綬漢舊儀皇后婕妤乘輦由是恩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同輦注見詩集

加婉順品列德儀通鑑上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注帝置

六儀德儀其一也杜氏通典雖掖庭三千爵秩十

四後漢皇后紀論孝元之後世增隆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掩六宮以取俊

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

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

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易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元亨

利牝馬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

之貞此處疑况妃亦既遘疾怙音怙如慮往上以服

何有脫誤

事最雋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廻乎

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

樹與楓木相似香聞數百里名為返魂叩其樹樹

能自聲聲如羣牛吼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

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振靈

丸或名返生香博物志武帝時月支國王遣使獻

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云能起天殘之死始

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過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

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散乃祕錄餘香

一旦失去此香出聚窟洲人鳥山山多樹與楓樹

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為返魂樹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漢郊祀志齊人

少翁以方見上上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

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

致夫人之魂及夜設燈燭於帷帷令帝居他帳中

遙望見李夫人之魏婉若生時

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

癸未朔薨於東京其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

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

悼履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牀到

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殞於崇政里之公

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縣龍

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

肅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於

懷宜登四妃之列

史記索隱黃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大戴禮帝擊帝嚳卜其四

妃之子皆有天下初學記

式旌六行之美

晉傳咸皇后贊

明德馬后執履貞素

可册贈淑妃

唐書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

是為夫人

喪事所需並宜官供河南尹李適之

唐書開元中適之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

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

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

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沒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

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

故在疾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

吁矣

舊唐書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瑤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

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疎薄太子瑛鄂光王等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開元二十五年鄂光王得罪廢為庶人尋賜死城東驛至珞珞潛構異謀宣制廢為庶人尋賜死城東驛至珞珞好學有才識死不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以罪人皆惜之

公主子榮陽鄭潛耀一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

都尉唐書公主傳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

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耀卒大曆時孝友傳開元中代國長公主寢疾潛耀侍左右累三月不離面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獨孤及鄭駙馬孝行記公庸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二十八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嗣榮昔王儉以公主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載恩尚帝女為榮齊書王儉父僧綽嫡母武康公主丹陽尹袁粲聞儉名言之於明帝

尚陽美公主何晏兼關內侯是亦晉朝歸美魏志何晏

大將軍進孫長於宮省尚金鄉公主得賜爵為列侯晏與身侯玄名盛於時司馬帥亦預焉師即晉景皇帝也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闕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

西自東都歸西都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

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關塞之風烟尋常涕泗關塞

即伊闕注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伊川在洛陽於是

丁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

園林鄭莊注見詩集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

上大悅主因請上臨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以白頭之

稽阮稽康阮籍豈獨步於崔蔡崔駰蔡邕邕集多碑誄傳於世而莖老

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汎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闕游

夏入文學之科後漢鄭玄傳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兼叙

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顏延之有宋文元皇后哀冊文謝燕有宋孝武宣貴

如誄南史敬皇后遷祔山陵謝朓撰哀冊文齊世莫及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廻月高堂麗星驚濤洶

洶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一婉彼柔

迥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

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其二珩珮是加聲禴音克

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壹儀孔修宮教咸遂王於

獎飾禮亦尊異其三小苑春深離宮疲逼花間度

月同輦未飾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

終極其四焉相視禮太史書氛藏舟勝色逝水寒

文翠幄成彩金鑪罷熏燕趙一馬瀟湘片雲其五

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非他之耻公主愁

思未懷於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其六巖巖禹鑿

瀟瀟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
鑿金石炤地蛟龍下天其七少室東立繚垣西走

佛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

源與詞永久其八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
詞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發夫載筆光芒於金
石作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
皇內則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

系統於伊祁

注見前

分姓於唐杜

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問曰古人有

言死而不朽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存夏
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
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吾祖也吾知之
劉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左傳鄉子來朝昭子問曰少昊氏以鳥
名官何故也鄉子曰吾祖也吾知之遠自周室

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

男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名無

考 脣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名係 皇朝監

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

名考某名審 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

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誅為孝
童事詳下篇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
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
子實為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
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
君既早習於家風以陰教為己任執婦道而純一
與禮法而終始可得聞也昔舅沒姑老承順顏色
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
手淚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

然固出自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
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惟其矜莊門
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
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周禮典絲凡祭祀供黼畫組就之物割烹煎和
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頰盈於氣序若其先
人後已上下敦睦縣胡涓切聲知歸揖讓惟久在嫂
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獻之與客談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障自蔽論獻之前義客不能屈於弟
似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晉書王渾妻鍾氏字琰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

儀法度為中表所則適渾生濟渾弟湛妻郝氏亦
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
琰不以貴凌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周給不礙於親疎况愛

無擇於良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每謂
於飛來幼童亦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為

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置諸子於

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以

還默契一乘之理法華經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
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絕輦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華嚴疏鈔賢劫經
說佛有八萬四

千諸度法門菩薩行持子不遺開卷而
便能通達諸度法門

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

之美鞅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胡涓
切

解莊子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曰以有繫者為
縣則無繫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

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累功不為熏修

所任著直學
切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烟雲德水

連天自浮星象則其著心定惠豈近一作
遙於揚摧

者哉二句今
本訛缺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於東京仁

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

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

聲癩繁晦色骨肉號今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
有子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
長適獨孤氏次閩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
寢疾也惟長女在列一作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
同會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
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斂
我起塔而塋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
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注斂而幽遂爰封其
所窆虛金切飾說文綴陳與服於庭也禮窆人墓成遵儉素脊茲邑

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
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
童之猶子與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
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姑黃曰卧病於我諸姑
意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姑之子又病問女巫巫曰處楹之
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
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
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諡曰義君子以為魯義姑
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列女

傳齊文魯至郊遙見一婦人攜一兒抱一子父軍
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翁之遂止而問曰所
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已子
也軍曰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
也姪之於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曰
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
君聞之賜一束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
帛號曰義姑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
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

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審之繼

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

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

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

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

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

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禮記舍人共飯米熬穀

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不至棺也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

儀禮十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加庶人一等蓋遵

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士

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回家相進曰斯至止將
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厥節未具時
不練與前夫八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
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
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
僕妾洎廝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
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
下以恕如地之厚縱一作敬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
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

頤會姜氏封於盧以國爲氏出范陽

薛氏所生子適

丁歷

曰某開故

朝議大夫兖州司馬

舊書職官志朝議大夫文散官正五品下階兖州爲上州

上州司馬從

次曰升

唐書

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

傳舊書杜審言傳審言既授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協司馬周季重與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

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說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攘刃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我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爲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頌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

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

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
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正鈞平陽郡司倉參

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

長白太君之手者至於昏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

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

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漢書公孫

弘養後母孝敬後母卒服喪三年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登即太君所生前

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碭石尉曰適會稽

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

同郡盧氏當作清河崔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錢箋此誌

代其父開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開曰升曰專太君所生曰登誌云某等宿遭內艱長自太君之手

知其代父作也又曰升幼卒專先是不祿則知開

尚無恙也黃鶴以為代登作又疑開已卒何不考

之甚也元誌云開為奉天令是時尚為兖州司馬

謂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考矣公母崔氏

此云冢婦盧氏盧字誤以祭外祖祖母文及張燕

公義陽王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譜者曲為之說曰

先生之母微故沒而不書或又大書於世系曰母

盧氏生母崔氏其敢為誕妄如此按誌云故朝議

大夫兖州司馬猶漢書李廣傳所云故李將軍非

謂已沒也舊譜始因故字誤但開時為兖州司馬

而誌傳俱云終奉天令考奉天為次赤縣唐制京

縣令正五品上階開自兖州司馬授奉天令蓋從

五品陞正五品也公東郡趨庭之後開即丁太君

憂必服闋補此官耳又按盧氏乃崔氏之訛極有

京兆王氏女通諸孫三十人

內宗外宗寢以疎濶者或立纒玉帛自他日互有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終
所至若以為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大君之子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
都終天之地享年不久歿而猶視

潘岳馬汧督誌
沒而猶眠眠與

同視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終

